



这本书写了很久，并一直在修改。我想象中的它应该是一本完整的书，是摒除了令人生厌的自恋的，是今天的，沉静的，开阔的，审美的，是有一点神秘和特异内容的，是感性的，自由的，控制的，耐读的，不玄虚的，我努力这么做了。

我的乡村记忆

周佩红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我的乡村记忆

周佩红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乡村记忆/周佩红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06-821-1

I. 我…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801 号

策 划: 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刘冬冠
装帧设计: 张晶灵 朱潇潇

我的乡村记忆

著者: 周佩红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165 千字

印张: 8.25 插页 2

印数: 1—4500

ISBN 978-7-80706-821-1/I · 205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目录

穿过记忆的我的乡村	1
田野	8
饥饿的人	18
村庄	24
殷实人家	33
少女华子	44
村里的小伙子	49
脸色苍白的瘸腿青年	59
死与生	63
乡村医生	71
晒太阳	80
旷野星空下的麻脸队长	84
古	90
手工艺	94
周文王的子孙	100
女人们	105
芳邻	113
幽灵	120

文盲书记	126
工作队	129
年轻的女书记	135
乡村学校	139
风雨水火	154
近景和远景	164
光亮	169
吃啊，吃啊	177
牲灵	185
集市	199
县城	209
田野包围的小城	215
谣曲	225
我们	232
那乌溜溜的眼睛	250
田野静悄悄	253
后记	256

穿过记忆的我的乡村

我回到城市已经很久。曾经的乡村在我脑中渐渐变小、变薄，成了一个孤岛似的小站，不真实，也抓不住。是否我喜爱绿色、爱看植物是因它而起？痛恨荒芜、恐惧干枯也和它有关？还有更多的什么吗？我一直没有去深究。

多年后我在城市的边缘，即人们常说的“城乡结合部”居住，这里的大片绿色让我感觉亲切和快意。不时飘来的粪水气味并不令我特别反感——哦，谁说过这是“粪香”？这个词里有一种迷醉。早晨推窗，我看见年老的农妇提着水桶为地里的蔬菜浇水，一时觉得四周寂静，世界只为这默默的劳作者存在。农妇头上蒙着格子方巾，腰背微弓，动作中带出悠闲的享受般的韵律。这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在日益变味。菜地黑油油的，最普通的青菜稳立在渐渐被楼房蚕食的土上，像含露绽放的绿色花。

另一个早晨我发现，那片菜地消失了，一座高楼的雏形占据了它。我想起那农妇。离开了土地，她的生活会怎样改变？而这块曾被她（们）伺弄得松软肥沃的土地，底部已被挖空许多——它真能托起未来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吗？我的

惆怅只一会儿，马上就被好奇取代。没有惊讶。像看那个有着迷人眼神的魔术师大卫变出的场景（埃菲尔铁塔瞬间消失，停机坪成了荒野），我镇定地观看。这个时代奇迹迭出。

脚手架是钢管搭建。竹编的挡板，绿色尼龙网布，把一切包得严严实实，如同一座神秘的雕塑，不到时候不能示人。这也像一棵硕大的树，建筑工人鸟儿一样栖息、出没在它的树干、枝杈、树洞，在各自的位置上互打着招呼，音量惊人，像在喊叫：

“管，管了……”

“小心……”

“拽稳了……”

浓重的乡土之音（我听懂了），简单直率，快活自在。空气中声音嗡嗡地拉长，有人在远远笑着，电钻呜呜响着，各种器械叮叮当当。这些农民工，好像因远离土地而格外放松。

我觉得自己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在任何一个马路建筑工地或菜市场或小店铺或小马路上都可能碰见的人，黝黑的脸，粗声大气的嗓门，直率的笑容。他们已水银泻地般渗透城市。我好像知道他们曾在哪里生活，住在怎样的屋子里，又通过怎样的田埂、土路、公路来到这里。田野总在他们身后。是的，田野！我几乎就要把它忘了，现在它模糊地漫过来，模糊中又带着“美好”的意味，好像那从来就是一个可供缅怀、可以放松的地方，偶尔一见时还可以吟一首恬静的田园诗。这是错觉，是误解，但时间已经渐渐地将它们演变为常识。

我有时仍会想起从前的乡村，不深入，也不确定，只当它是个虚浮的概念。那里面其实有个结实的核，但我不去触动。为它我已经写过一些文字，付出过真心的怀念，我以为够了。我不希望自己过多地流连于记忆。

有一天亚伟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奇怪，不平稳（以前总是平稳的），像在电磁波忽高忽低的尖啸中跳荡。他也是一个过去的人，很远的人，尽管几月前我们还在同一座城市里碰面。电话里他好像仍在远方、过去，在用公社邮电所那架手摇的老爷电话机对我说话。但他说的却是，他要回乡下，马上走，汽车已在等候着他——他参与设计的汽车。时空仿佛又一次倒错。

放下电话，我紧贴话筒的那一边耳膜又热又痛。痛深入我的脑子。

我听出亚伟的激动。他成了一个对土地款款深情的人。我曾经怀疑这一点，此刻却消失了怀疑。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当他身在乡村时，是怨的，不甘心，朝思暮想要离开，离开后却又怀念。我眼前出现他从前的样子：像一些农民那样，腰里扎一根草绳，走在冬天的田埂上，很年轻。那时他还有那么一点夸张的不羁。

现在他说要回乡下。在电话里他反复说这事。他终于得到这次外出试车的机会，让汽车顺道弯到乡下，安徽东部的一个村庄。那是他插队落户过的地方，与我生活过的乡村离得不远，仅隔一片田野。穿过那片田野他们来串门，或我们

柯罗的田园诗，以其自然、恬静、和谐、宁静的风格，成为19世纪法国绘画史上的一颗明珠。他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更传达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向往。在柯罗的笔下，大自然仿佛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舞台，每一个生灵都在那里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他的画作，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一份对自然的深情告白。



柯罗作品

去拜访他们，这曾是我们插队生活的一个内容。他是较早上调到工厂的（我想起他为此做过的种种努力），却念念不忘“乡下”。多年后他把回城的我们一个个串联起来，聚会，喝酒，叙旧，杯盘狼藉时，也常把“青春无悔”之类的话拿过来说一说。我沉默。不知为何我讨厌这四个字，它们组合在一起含义模糊、逻辑不当、无力而虚夸，让我想起那个时代里一切大而无当的东西。什么是“悔”？什么是“无悔”？在那时，谁又能掌控自己的青春？亚伟不理睬我的沉默，执意沿他的思路前进，并说要带他的孩子一起回乡下看看——看看“父辈当年经历磨难的成长之地”（他别别扭扭地用普通话说出这些非他独创的话）。那么此刻，他可以如愿以偿。

他的马达、汽缸、离合器、轮子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往他的被干脆地命名为“无悔”的青春，要向那存放过或消耗过他青春的地方去。他的目的地是他自己——自己的青春。乡村将被他越过。

就像我曾写过的有关乡村生活的文字一样。

离开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我没有回去过。有一次我途经安徽东部，知道离它已经不远，离那片田野。田野和田野是彼此相连的，就像天空和天空没有阻隔一样，那时，天下起雨。雨也是没有边界的。我感觉雨水像某种神秘的派遣，从我熟悉的那个清水塘升起，与环绕的山岚飘集在一起，高高地移动，移过稻田、麦地、紫云英盛开的苜蓿地，移来并停留在我的头顶。雨水中好像还携带了那间我住过一宿的磨坊

的寒气，和那间我住过几年的小土屋残存的炊烟，连同田野上丰富的阳光。那时我迷恋诗意笼罩的事物，而青春无疑最适合它。我知道这有问题，不该老是我、我、我的，只怀念自己的青春，只把乡村当做避不开的场景。我们已经长大，甚至就要老去。一个就要老去的人还这么自恋是可笑的。我也不想和亚伟们一样认为那就是什么“成长磨难之地”。什么样的合唱我都不愿意加入。而且，我不想回去，不想用今天浮泛的乡村印象去冲淡它，覆盖它。这样，我以为，我就可以将它封存，连同它所有的贫瘠、芜杂或丰饶。

第二天晚上，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亚伟来电话说，他到了。他的嗓子似乎哑了。他去了他的村庄，很多人不认识他。然后他到我的村庄，也是一群陌生人围着他，并以淡然的神情对他说，他打听的那个会计，已经死了。亚伟就这样匆匆离开，回到县里的农机厂。亚伟说，他在喝酒，和以前的几个同事——他们终于认出了他。

电话里我闻不到酒气。声音亢奋又落寞。他的眼睛红了吗？

他只记得我们村那个会计。那个会计死了。怎么可能？那会计是我们房东的儿子，年轻，一脸福相，细眯眼总在笑的样子。那是很多年前。房东家曾是那地方过日子过得最不慌不忙的人家。或许这是表象？我从未真正认识过那里的人，那土地，那生活的真相。

应该是的。必须承认。那时我心里只有自己，只在乎自

己的感受，只为卷我来乡村的命运感到不公，并未关心和留意其他。或者我身处那个环境，只是看见，并且记住，却没多想。那时就整天盼着离开，好像真正的生活并不在脚下，而一定是在远离乡村的什么地方。一阵风似的，我逗留——八年也仍然是逗留——然后离开。我和它真有过深刻的联系吗？它也是我的所谓的精神财富之源吗？我不确定。但它无疑构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在那个时段的质的规定性并未改变，客观存在。或也许它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你去你留，它都不在乎。它实在是我应该回望、眺望甚至仰望的地方，不因它的神圣，而因它的宽广博大。风来了它承接风，一切袭来它承接一切。它是在一切的根部，退无可退。因而它可以是一切生活的基座，土壤。

仿佛它还在发着另一种声音：你怎么样都可以的，你来了，你离去，只要你好就行了。

它让我心有所动。有某种疾痛。我的心向它走去了。

我向它走去。一次次。这种回归从来不可能一次完成。不用什么交通工具。没有车轮、汽缸、马达、离合器，也不是为了那令人厌倦的自我寻求。我可依凭的只有记忆——天然的，未被污染和刻意挽留的，久睡而终将醒来的，我的乡村记忆，以及重新发现一个世界的我的企望。

田 野

田野。记忆和冥想中我最早看见、最先降落的地方。久违了。仿佛第一次看见它。仿佛百年后它仍会这样。湿润的泥土，黑色中夹杂着黄褐色。走近能看到它深处的黑——刚被犁刀翻出时，简直泛着漆般的油光。接触光和风之后，土慢慢变成褐色，转黄，干硬，就像人中年以后头发经常发生的变化那样。

它总在冬末春初闲歇。就像蛇要蜕皮，它也要呼吸和休息一下一样。但绝不荒芜——这种奢侈从未有过。（但据说现今有大片土地闲置着，没人耕种，因为耕种它的壮劳力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还有些土地被城市蚕食。）

一年中要耕耘不止一次。犁耙、锄头、镢头将它摆弄成一片片，一垄垄，一垧垧。不平整不规则的地方，与丘陵连接的坡地，旮旮旯旯，也要这样地修整。每个坷垃都用锄根敲碎，细细的，松松的，让种子有一个宽松的床。然后，粪肥、雨水、阳光，人和大自然默契的配合，让它发酵并催发生命。

一个农民躺下来，一侧耳朵紧贴着泥土，像一个怀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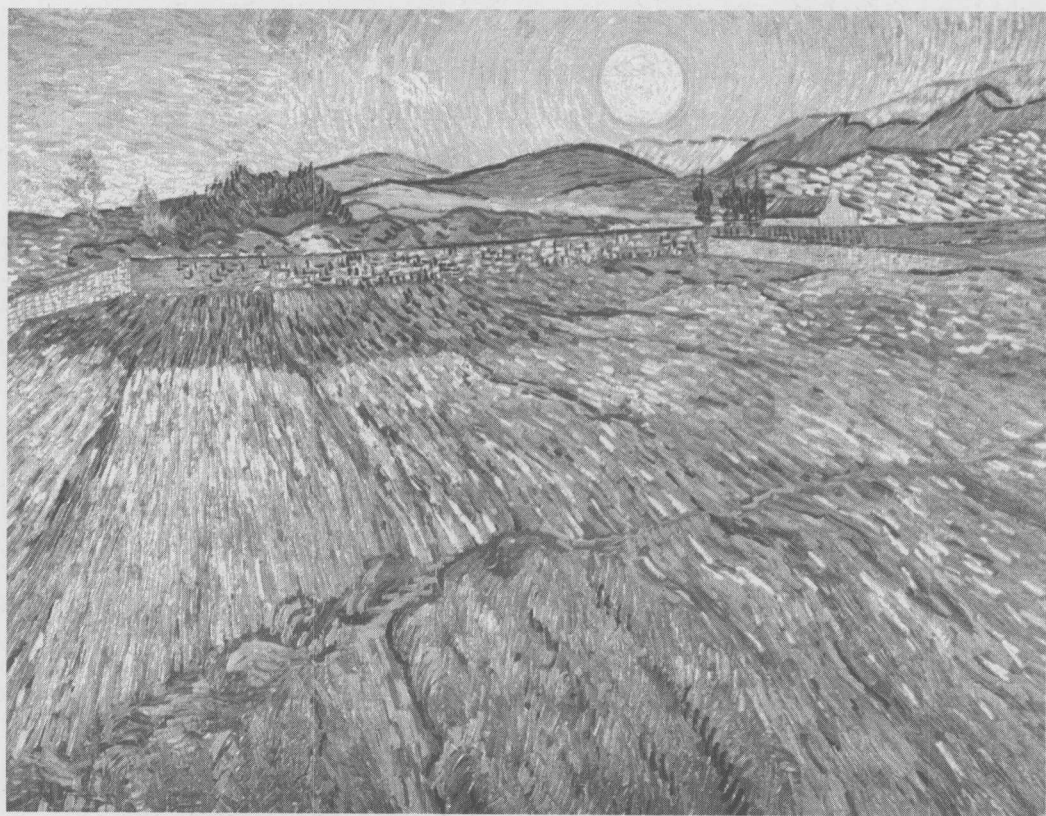
人的急性子丈夫。我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但必定嘲笑过他这土行孙般的行径。他笑了，不是对我笑，他的嘴角慢慢地弯向耳朵。他听见了什么？植物的细胞在分蘖时发出的声响？细嫩的骨骼在黑暗中拳打脚踢？农民们充分了解大地内部隐藏的秘密，我却没有学他的样子也听一听。

仿佛一夜之间，庄稼呼啦啦长出一大片来了。一面面绿色的小旗帜。嫩苗和叶片。田野上最顽强也最珍贵的生命。

田野并非无边无际。山坡和村庄会截断它。但相对于村庄来说，田野仍是广大的，没有遮蔽，平坦。

我仍在用这个书卷气或文艺腔的词：“田野。”这个词当地农民无一个说过。他们若说“田野”，肯定像小学生咬着舌头别扭而夸张地表演朗诵。乡村八年，我听着当地农民亲昵地叫着他们的土地命根子：“到田里去……”“下地喽……”“那块稻田……”“那垧山芋田……”话音和语调里活动着一个个特别的小漩涡。我终究没有学会那样的口吻。话生于心，田野之于他们，和之于我，毕竟是不同的。

对于他们，那还有点儿神的意味——朝夕相处的土地神。或者爱人——磕磕碰碰却永不离弃。“田”。“地”。简单而又含混的发音，醉醺醺的，馥郁温柔，像催人入睡的蜜蜂嗡嗡。对我，则像一块微颤的软垫子，在夏天的午后还会散发出一阵阵热的气息——人过中年的母亲的气息。确有几回，我躺在田野上想到了远在城市的我的母亲——再怎么劳累，她也会把你拢在怀里。她汗湿的头发，她肌肤下凸出的筋脉。感



凡高：太阳升起的田野（1889年）

受或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我们是用了各自认为含有爱意和依赖感的表达。

麦苗初看时很像韭菜。然后我知道了两者的区分：麦苗有挺拔的中心躯干——茎，而韭菜没有，所以容易倒伏。农作物和野草的区别也大致在此。麦苗在冬天不怕冰雪覆压，农民把它撂在田野里，兀自拢着棉袄袖管，在屋子里烤玉米芯取暖，聊天，开会，过年。天转暖化冻，麦苗长成了麦棵，挺得很直（而高大的茅草东摇西晃），到秀穗、灌浆、饱满时才略略弯下头。这时麦子由青绿转向金黄。风掠过，麦田发出轻微的喧哗，像是麦穗们在碰头时亲昵地打招呼。所谓麦浪滚滚，真是很确切的（尽管这形容比较陈旧）：麦田金色的表面在风的吹拂下有着大面积的起伏波动，从高处看尤为壮观。

麦地不用锄草。但麦茎质地坚硬，挥镰割麦十分累人。磨快的镰刀必须紧贴麦茎根部，猛地拉割——至少我们被教的关键动作就是这。成熟的麦穗美丽异常，在阳光下旋动，麦芒是一根根金针，瞬时汇成炫目的金光。

田野里有大片大片麦地。走近前去，闻得到青涩的麦香——与烤粳粳的香气完全不同。大部分香气来自麦茎的汁液，与土地直接相通。

海子在一首诗（《答复》）中写道，“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我

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

那时，我们就是那样一些“别人”，只被那“美丽”、“神秘”的表象吸引。身处麦地我从未站在它“痛苦质问的中心”，而仅站在自己的痛苦中心（尽管这似乎不应被苛责）。我在旁观，纵有“灼伤”也没有那种大面积的痛感。“质问”则在更晚的以后。在今天。

有关稻田，记忆中全是场景，就像芥川龙之介所写的《浅草公园》的分镜头剧本：静态，漠然，无声。

一片片浸着水的田，像一方方浅池塘。风吹过，灰色的泥水起了波纹。

水放走了。特制的平耙来来回回地将稀泥整得平坦。

一个老农，挟一个装满稻种的笆斗在腰间，光脚进去。右手一把把播撒稻种，且播且退，转着圈子。姿态舒展而有节奏，像在跳着缓慢的舞蹈。

淡金色的雾在他身旁呈扇形飘散，缓慢地，缓慢地，每一粒稻谷都均匀细密地落在泥床上。

稻谷变成嫩绿的秧苗，被坐在秧凳上的农人拔起，扎成小捆，放进簸箕，挑往其他水田。

秧捆一把接一把飞向空中，均匀地分落在水波荡漾的田里。

泥水四溅。

农人们裤管挽到大腿上，走下水田。早春冰凉的泥水（或还有水蛇、蚂蟥）啃咬着他们赤裸的肌肤。